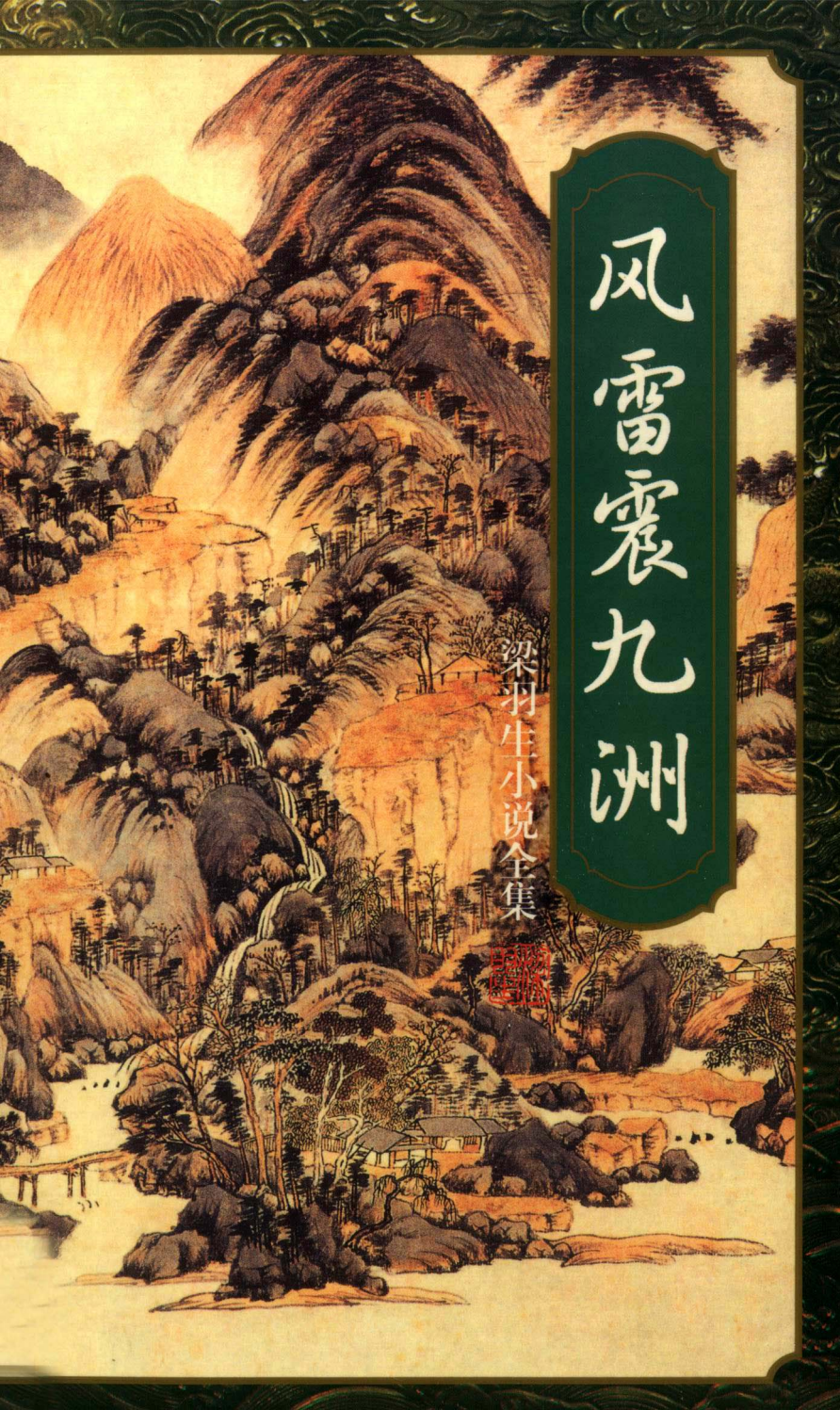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风雷震九洲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风雷震九洲（中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雷震九洲 中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48)

ISBN 7-80521-644-4

I . 风… II . 梁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
花 城 出 版 社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30.375 印张 734 千字

2001 年 7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6.00 元 (上、中、下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第二十回 欲结朱陈施巧计 心怀叵测动奸谋

江海天恍然大悟，“原来他们是害怕隔墙有耳，在屋内谈话，怕我偷听！岂有此理，他们把我当作什么人了？”江海天在武学上的造诣何等高深，见杨钺肩头微动，已知他是要转身张望，立即闪到一棵树后。他动作迅捷无声，莫说是在黑夜，即在白天，杨钺也难发觉。

上官泰道：“二哥，你究竟有什么机密的事情，要拉我出来说话？又为什么要瞒住客人，想那老叫化是一帮之主，而那姓江的，据你所说，也是武林中极有身份的人，难道他们会来偷听？”

江海天本要走开，但听了这些话，却禁不住心头一动，“是啊！他们有什么事要瞒住我？想必是和我有关的了。疑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他们要瞒着我，我倒非偷听不可了。仲叔叔到底是老江湖，早看出他们心怀鬼胎。哼，这姓杨的适才对我何等殷勤，想不到背地里却是如此鬼鬼祟祟。”江海天决意弄个水落石出，索性飞身上树，就在他们头顶，偷听他们说话。

只听得杨钺说道：“我当然相信得过那两个客人，但这件事情，关系咱们的身家性命。隔墙有耳，万一泄露出去，那就大大不妙了。”

上官泰惊疑不定，说道：“二哥，咱们都是隐居深山，与外界很少往来。也没有什么极厉害的仇家，哪来的飞来横祸，你说得那么严重！”

杨钺道：“此事么，可大可小。为祸为福，都只看你如何处置。三弟，你少安毋躁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”

“好，我先从儿女之事说起。我先问你，你的纨丫头和我家那小子今年都是十五岁，看他们平日形迹亲密，你不察觉他们彼此都是心中有意么？”

上官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是个爽直人，本来这话儿我也早就想对你说了，只怕你家的茆小子嫌我的女儿。”原来上官泰独生一女，宝贝异常，他的女儿上官纨的确是钟情杨茆，她母亲向她查问，她也曾含羞默认过的。只是杨茆的态度却是有点轻佻，上官纨也摸不透他是否真的是喜欢她。

杨钰笑道：“纨丫头长得如花似月，我只怕我家小子配不上你女儿呢！”

上官泰喜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有意和我亲上加亲了？”

杨钰道：“他们两小无猜，年貌也正相当，亲上加亲，实是最好不过。”说到这里，忽地叹了口气道：“唉，只是——可惜，可惜？”

上官泰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杨钰道：“可惜咱们没有早一点为儿女打算，现在议婚，已是迟了！”上官泰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

杨钰叹了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这次我到了竺家，竺大哥也和我提起了儿女的婚事，像你一样，想与我亲上加亲，结成秦晋之好！”

上官泰道：“哦，原来他也想把他的女儿许给你那小子作媳妇。清华这丫头不是还很小吗？”

杨钰道：“小是小，但不算很小，今年十二岁了。比我的茆儿小三岁，竺大哥还说，丈夫应该比妻子大一点才好呢。但我知道我的茆儿只是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，他真正喜欢的只是你的纨丫头。

上官泰道：“竺大哥怎的会突然想起要为他女儿定亲？早不说，迟不说，恰恰现在和你说？”

杨钲道，“三个月前，他女儿第一次单独出门，是偷偷离家的，你猜她是上哪儿？”

上官泰道：“是上你家找她的芄表哥吗？”

杨钲道：“是呀。她偷偷离家，来和我那小子玩了几天。她家里可闹得天翻地覆。除了她自己之外，家里的人都派出来找他那宝贝的女儿了。”

江海天听到这里，这才知道，原来那次碰到的和那小姑娘同在一起的青衣汉子，以及后来那一伙来寻觅他们的人，都是竺家的仆人。他们大举出动，在江湖上也闹得沸沸扬扬，却原来是为了这样一桩小事。

江海天心里想道：“这位竺老前辈宠爱他的女儿也未免太过分了。但他的手下，对黑白两道全不卖帐，他女儿吃了祁连三兽的亏，祁连三兽和朝廷鹰爪勾结，他的手下也就把朝廷鹰爪斩杀了一大批。从大处看来，这位竺老前辈，还是可以结纳的人物。”

杨钲接着说道：“我本来也把这丫头当作小孩子，她偷偷来我家玩，我也只看作是孩子的淘气，不知江湖凶险，胡乱行事。但竺大哥可不是这样想——他女儿第一次离家，就来找我家的小子，这一件事提醒了他，他女儿已经渐渐长大了，除了父母之外，心中就只有一个表哥了——因此，竺大哥才想到要与我联亲，早早为他女儿定下名份。”

上官泰道：“你答应了没有？”

杨钲苦笑道：“我能够拒绝竺大哥吗？他不是和我商量的，他是用命令的口吻叫我备办三书六礼的。”

上官泰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竺大哥也真是的，对亲家本是两厢情愿之事，岂能出以命令施行？唉，但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愿与他争了！”

杨钲愤然说道：“是不是呢？你是第三者已经替我不平了！你想我怎能咽下这口气？莫说我家小子本来是喜欢你的女儿，

就是没有这档事情，我也不能让我的茆儿受他们父女的欺负！”上官泰道：“清华侄女还小着呢，看她性情，虽然骄纵，却还不似她爹爹的不可理喻。”

江海天暗暗好笑，上官泰本人就是个不大讲理的人，而这“不可理喻”四字却从他口中说出来，那么他这姓竺的襟兄，敢情真的是天地间最不讲理的人了？“或许是上官泰恼怒他的襟兄要抢他的爱婿，故意把那姓竺的说得过分了些吧？但他却也给那姓竺的女儿说好话，可见也还是个有几分公道的人。”江海天心想。

江海天听他们谈论的尽是儿女私事，本来不想再听下去，但他是躲在树上，上官泰与杨钺就在树下，此时他若溜走，却没把握令得他们毫无知觉，江海天转念一想，或许从他们的谈话中，也可以稍稍知道一点那姓竺的来历，就打消了溜走的念头。

只听得杨钺说道：“有其父必有其女，清华这丫头现在已然骄纵，焉知长大了不是和她父亲一般？古语有云：齐大非偶，即使我那茆小子受得了老婆之气，我也受不了亲家之气。”

上官泰不觉笑道：“事情都已经定了，你诉苦也没有用。”他这笑听来是对杨钺的嘲笑，实在也是自己的苦笑。

杨钺道：“不，我虽然不敢拒绝，但也没有答应。所以我才来与你商量的。”

上官泰诧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

杨钺道：“我推说这件事情，总也得让我回家告诉茆儿的妈。反正他们年纪都小，也不必急在一时。”

上官泰道：“竺大哥怎么说？”

杨钺道：“他起初很不高兴，说我的浑家和他的浑家是姊妹，还会不同意吗？我说我习惯了事事和妻子商量的，我也知道她决无异议，但先告诉她一声，让她也高兴高兴，再来备办三书六礼，不更好吗？竺大哥说不过我，只好依从我的意思。

但他却又提出一事，要我约束我的儿子。嘿，嘿！这件事情和你们父女也有关系了！”

上官泰吓了一跳，道：“怎么扯到我的身上来了？”

杨钲道：“你的纨丫头和我的茆小子上个月不是结伴到过他家吗？我就是因为茆小子久不回家，才到他那里探望的。”

上官泰道：“哦，莫非是竺大哥因此犯了心病了？他们表姐弟、表兄妹从小就是喜欢在一处玩的，不过小时候是跟大人去，现在大了，不用大人陪伴而已。这也算不了什么一回事呀！难道咱们还讲究‘男女授受不亲’这一套吗？”

杨钲道：“是啊！可竺大哥不是这么想。正因为孩子大了，他既然有意将他女儿许配我家小子，可就不愿看到你的纨丫头也插在中间了。所以他要我约束茆儿，不许再与你的阿纨往来！他还要我告诉你，叫你也要管束管束你的女儿！”

上官泰最宠爱女儿，听了这话，不觉暗暗恼怒，说道：“我的女儿，不用别人来管。”

杨钲冷冷说道：“咱们和他是襟兄弟，他一向也是把咱们当作下属管束呢！他要你做什么，几时许可你道个‘不’字的？”

上官泰愤然道：“咱们的子女，他都要伸手来管，那也未免太欺负人了！”

杨钲道：“上官兄，只要你下得决心，咱们就结亲家，气一气他！”

上官泰默然不语，半晌说道：“那就是要与他公开决裂了！”

杨钲道：“不错。我就是要和你商量此事。咱们两人联手，以后再也不听他的话！”

上官泰道：“咱们联手，也未必就敌得过他！”

杨钲道：“至少也可以打个平手吧？”

上官泰道：“襟兄弟动起手来，这有什么好意思？”

杨钲道：“难道你就甘心一生受他欺负？还要连累咱们的儿女也受他欺负？本来是好好的一对，却要给他拆开？”

上官泰想起了女儿的终身幸福，似看见了女儿的满面泪容在他眼前摇晃，心道：“钲儿知道了此事，不知多难过呢！”他几乎就要冲口而出，答应与杨钲联手对付他们的襟兄了，但终于还是咬牙忍住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。

杨钲冷笑道：“你还是害怕他！”

上官泰道：“不是怕他。唉，你不知道……总之我是不愿与他交手。”

江海天躲在树上，居高临下，看见上官泰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不但声调激动，神情也颇有几分异样。猜想他必是另有隐情，所以不论杨钲怎么游说，他都不愿意与襟兄交手。

杨钲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倒有个法子，不必咱们亲自出马，就可以将他除去，不知你可愿意促成此事？”

上官泰怔了一怔，半晌说道：“你、你是想借刀杀人？”

杨钲道：“不错。依我看来，当今天下，只有江海天可以与竺大哥匹敌，咱们想个法儿，令他们二虎相争，即使不能将他除去，至少也可以弄得他们两败俱伤！”

江海天听到这里，恍然大悟，心中想道：“怪不得这姓杨的向我泄漏他襟兄的武功秘密。哼，他倒是打得如意算盘。且看上官泰如何回答？”

上官泰道：“什么法儿？想必你已是胸有成竹的了？”

杨钲阴恻恻他说道：“你是想竺大哥去找江海天拼命呢？还是想江海天去找竺大哥拼命？”

上官泰道：“要竺大哥找江海天拼命，须得如何？”

杨钲道：“那就要你受点委屈，你把自己弄伤，说是江海天将你打伤的。我给你作证明。我再教你一番说话，非挑拨得他与江海天拼命不可。你虽然身受一时之苦，但为了儿女，似

乎也还值得。”

上官泰冷冷说道：“你倒真是把咱们竺大哥的脾气摸透了。尽管他对我严苛，倘若我真是受了外人之伤，他是非出头拼命不可的。嘿，嘿，你这条‘苦肉计’为什么不施之自己？”

杨钲道：“恰巧你有与丐帮这一段纠纷，江海天今日与仲长统上山，你也曾与仲长统动了手了。虽说江海天是给你们调解，但你不可说成江海天暗算你吗？你有这段过节，这‘苦肉计’由你来唱，比我适合。”

上官泰冷笑道：“嘿，嘿！好，好一条苦肉计，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杨钲瞧他神色不对，连忙说道：“我早说过，我有两个法子。这条苦肉计不过供你参酌而已。你不愿意，咱们另行商议。”

上官泰道：“另一条是要江海天去找竺大哥拼命了。人家是侠义道，你今日不是已试探过他的口风了？你想利用江大侠给你拼命，这不是痴心妄想么？”

杨钲哈哈笑道：“上官兄，你也未免太老实了！”

上官泰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杨兄，此话怎说？”

杨钲打了一个哈哈，皮笑肉不笑他说道：“咱们说不动江海天，难道不会想个巧妙的法儿，叫他自动去找竺大哥拼命吗？”

上官泰道：“好，我倒要听听你这智多星有何妙计？”

杨钲道：“江海天有个记名徒弟叫李光夏的，现在正在竺家，做竺清华的书童。江海天为了找回这个失落的徒儿，这几个月来，走遍了黄河南北！”

上官泰道：“这些事情，我都已知道了。但这和你说的‘妙计’，却有什么关连？”

杨钲阴恻恻地笑道：“咱们的文章，就在江海天这徒弟身上来做。比如说，这姓李的小子，如果不明白的在竺家死了，江海天能不去找姓竺的拼命吗？”

上官泰打了个寒噤，说道：“你要害死这小孩子么？你不是说竺家父女，对李光夏很是宠爱，名虽书童，实际是对他如同家人一般么？你若害死了这孩子，竺大哥岂能与你干休？”

杨钺笑道：“我当然不会那么笨，亲自去杀害他。所以我才来和你商量，你不是知道有一种毒草，杀人不露痕迹的么？你采这毒草给我，化成粉剂，我有办法，借竺清华之手，将他毒死。连竺清华我都可以把她瞒过。”

江海天听得毛骨耸然。想不到杨钺竟是如此狠毒。他按不下心中怒火，正要下去斥破他的奸谋，但心念一转，却又暂且忍住，暗自想道：“且看上官泰如何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上官泰发出了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你把小弟看作什么人了？”

杨钺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此事若成，至少可令他们两败俱伤，咱们的好处可就多了！一来可以免受竺家的欺凌，二来咱们的儿女可以结成美满姻缘，再也不用担忧别人阻挠；三来，嘿，嘿，天下去了两大高手，咱们两家联合起来，天下还有谁人能与咱们作对？”

话犹未了，上官泰已是大声喝道：“住嘴！纵有一千样好处，我上官泰也绝不能做一个无耻小人！”

杨钺面上一阵青，一阵红，冷笑说道：“上官兄，我是小人，你一向的行事，也不见得就是正人君子！”

上官泰勃然大怒，跳起来道：“不是正人君子，做事也总还得有点良心！江海天于我有恩，你却要我恩将仇报，还要我去谋害一个无辜的孩子！哼，哼，你、你简直是——”

杨钺冷笑道：“你不肯依从，那也罢了。你我伤了和气不打紧，却何必令咱们的子女为难，难道他们日后就不再见面了吗？”

上官泰本来要骂杨钺禽兽不如，听他这么一说，蓦地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对杨芃是那样痴情，不由得心中难过，也就不对

杨钲太过绝情了。当下，上官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回去吧。此事只当你没有说过，我也不会再提。儿女之事，听其自然。你答不答应竺家婚事，任随于你。但我可要劝你收拾起害人之心！”

杨钲灰溜溜他说道：“你甘心受竺大哥欺负，我自是不能勉强你。好吧，你赶我走我便走，只盼你不要后悔！”

杨钲站了起来，正要走路，上官泰忽道：“且慢！”

杨钲只道他回心转意，笑道：“你可是想清楚了？怎么，咱们再商量商量？”

上官泰深沉的目光盯着杨钲，缓缓说道：“只是为了儿女之事，你不会就向竺大哥下此毒手。你，你可是在竺家打听到什么秘密？你既是要与我商量，那就不必瞒我！”要知上官泰虽然性情较为暴躁，但却绝非一个莽夫。他也有了五十岁开外的年纪了，人生经验积累甚深。所以稍微冷静之后，对杨钲的今晚之事，就不能不起了怀疑——何以杨钲对他们的襟兄如此深恶痛绝，似乎恨不得将他置之死地？

杨钲听了上官泰的这几句话，脸上也是倏然变色，但随即便哈哈笑道：“上官兄，你这样问我，看来你也是知道竺大哥秘密的了？”

上官泰知道杨钲是要套他的说话，心道：“我且先说三分真话，看他如何？”说道：“听说竺大哥是要开宗立派，你可是愿受他差遣么？”

杨钲道：“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他何只要开宗立派，他还要举事抗清！”

上官泰道：“哦，竺大哥当真有如此壮志雄心么？这可真是我始料所不及了！”

杨钲道：“就是呀！想咱们隐逸山林，何等自由自在？没来由却去蹚这趟浑水作甚？竺大哥也真是的，他本来也是与咱们一样，数代隐居山林，不问外事的。如今他已到了垂暮之

年，却忽然动了争雄天下之心，你说这不是老糊涂了么？”

“他糊涂不打紧，咱们两家可要受连累了。竺大哥以为如今民变四起，可以乘机举事，他却不想想清廷百年基业，将广兵多，乌合之众，又焉能成事？咱们若是从他，事败之后，岂不是要惹个抄家灭族之祸？”

上官泰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但人各有志，你不愿从他，难道不可以各行其道么？”

杨钰道：“唉，你又不是不知道竺大哥的脾气，他这个人是不听别人劝谏的。他一旦举事，咱们若不从他，他岂能让咱们置身事外？只怕稍有半个‘不’字，他就要先把咱们杀了！”

上官泰冷冷说道：“所以你要先下手为强，把他杀了？”

杨钰听得上官泰口气似乎有点不对，却还摸不准他心意如何，便句斟字酌他说道：“上官兄说得过甚了。小弟并非定要除他，只是，只是意欲消弭这场大祸而已。倘若能使得他与江海天两败俱伤，他武功既失，也就无能为力了。那时只有他要听命于你我，咱们却无须屈从他了，嘿嘿，这么一来，不但咱们可以结成儿女亲家，竺大哥也可以安度余年，免遭不测之祸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

上官泰道：“好一个两全其美！这么说，你还是为竺大哥着想的了？”

杨钰道：“当然，当然。小弟这是权衡利害的做法。古语有云：两害相权取其轻。竺大哥与江海天虽然两败俱伤，但免去了竺大哥的一场灾祸，那还是值得的呀！何况咱们也可以连带得到好处呢。”

上官泰忽地冷笑道：“恐怕还有一样好处，你未曾说出吧？”

杨钰面色倏变，道：“上官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上官泰悄声说道：“你得了朝廷什么好处，要为朝廷设计

除他？”

杨钺板起面孔，叫起撞天屈道：“你这是从哪里说起？哼，哼，上官泰，你又把我杨某当做什么人了？”

上官泰毕竟还是有几分忠厚，见他说得如此认真，不觉有点怀疑自己的想法，于是说道：“没有就好。不过，杨兄，你莫怪小弟将你误会，小弟倒是有几句话想劝一劝你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杨钺突然趁他的精神戒备稍微轻松之际，出手如电，一掌就向他胸膛拍下！

杨钺武功本来比上官泰高强，这一掌又是出其不意，上官泰焉能躲避得开？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这一掌已是结结实实的打在上官泰身上。

可是就在这一瞬间，上官泰忽地感到另一股劲力推来，将他推得身躯倾侧，转了半圈；与此同时，杨钺也感到了劲风劈面扫来！

原来是江海天从树上跳下，左掌对着上官泰，右掌对着杨钺，同时发出了两股掌力！

两股掌力同时发出，但巧妙却又各自不同。他左掌发出的掌力，用的乃是一股巧劲，把上官泰身子推开，对他身体并无伤害；右掌发出的却是金刚掌力，对杨钺猛下杀手的！

可惜江海天虽然早有警惕，却还未能料到杨钺会向他的连襟突然间便施毒手，因此未能事先防范，到他出手之后，这才跳下救人、攻敌，已经是稍迟半刻了。

高手比斗，只争毫厘，片刻之差，已给杨钺躲过了杀身之祸。杨钺虽然比不上江海天，也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，一见有人跳下，立即倒纵出一丈开外，同时双掌齐发，抵消了江海天那一记劈空掌力。

上官泰得江海天的掌力一推。身躯倾侧，这才没有给杨钺打中要害，但背脊还是着了一掌。身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，终

于还是“哇”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，“卜通”倒地。但这已是不幸中之大幸，要是这一掌给杨钺打中胸口，他焉能还有命在？

那一边，杨钺虽然免了杀身之祸，但也吃足了苦头。江海天的金刚掌力有两重力道，杨钺退出一丈开外，双掌对单掌，消解了江海天的第一重力道之后，正自松了口气，却不料第二重力道又突如其来，杨钺禁受不起，也是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，连忙骨碌碌的和衣滚下山坡。但这对他而言，也已是不幸中之大幸。

倘若江海天出手早个片刻，占得先发制人之利，而又无须分出掌力去救上官泰的话，则这一掌也早就要了他的性命了。如今虽然打得他口吐鲜血，受伤却还不算很重，他滚下山坡，提了口气，居然还能施展轻功逃跑。

江海天不知道上官泰伤得如何，不敢去追赶杨钺，先把上官泰扶起，察看他的伤势。

上官泰苦笑道：“想不到这厮居然如此狠毒，丝毫不顾亲戚情谊。江大侠，多谢你又救了我一次性命了。只可惜我不能亲报这一掌之仇！”

江海天摸了他的脉息，知道他受伤不重，这才放下了心。说道：“我那一掌也够他受的了。他逃回去最少要养伤一个月。”

上官泰抹干嘴角的血迹，吞下一颗丸药，说道：“江大侠，我求你一件事情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前辈请说。”上官泰道：“杨钺这厮，既受了伤，又已经跑了。刚才之事，请江大侠不要张扬出去。”

江海天知道上官泰不愿意让女儿知道，免得令她伤心；同时他也许还希望杨钺有悔改之日，倘若张扬出去，传到他们那位“竺大哥”耳中，杨钺只怕难保性命。江海天宽厚为怀，当下一口应承，说道：“我决不令前辈为难便是。但我也有一事，想要请问前辈……”

上官泰道：“可是关于我那位襟兄竺大哥的事情么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正是。实不相瞒，我与江湖上反清的义士，颇多相识。那位竺老前辈，若然也有意举事，那正是志同道合了。我意欲先去拜访他。”

上官泰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我那位竺大哥或有举事之意，但也不会这样快，我着至少也恐怕要等到他开宗立派之后。竺大哥脾气古怪，他图谋之事决不愿外人得知，除非他已经与你结为知己，亲自告诉你。因此，我希望江大侠不必急着要去会他，还是等他来找你的好。

江海天听他语气，似乎有许多顾忌，他就不便多说什么，但李光夏的安全他却不能不顾的，于是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不去也罢。不过，小徒现在竺家，杨钺既然起了害他之心，这不能不防。”

上官泰道：“这个易办，我派一个人去告诉竺大哥，叫他小心防范便是。杨钺已受了伤，料想他不能赶在我的前头，跑到竺家谋害令徒。而且我料他也未必敢再上竺家之门呢。”

江海天听他说得有理，心想照这样说，李光夏当可无忧。而且氓山派既有要事催他回去，他也急于回家帮忙妻子，权衡轻重，去接李光夏之事只好暂且搁在后头了。

上官泰受伤不重，服了止血疗伤的丸药之后，气力渐渐恢复，他看了一下天色，笑道：“天都快要亮了，咱们也该回去啦。要是给纨儿知觉，家里的人可就要惊慌了。”

江海天本来想拉他一把，但见他轻功虽然稍减，步履仍是安详，比常人也还快速得多，心中也暗暗佩服他功力不凡。

两人回到家中，分头进去。江海天回到自己房中，眼光一瞥，只见床上无人，林道轩已不见了。

江海天吃了一惊，连忙出来寻找，刚到后园，便见一条黑影向他走来。

江海天凝神一瞧，认出了是仲长统，忙用“天遁传音”说道：“是我。”仲长统放下了心上的石头，走过来悄声说道：“出了什么事情？”江海天道：“没什么。只是上官山主把那姓杨的赶跑了。离山之后，咱们路上再说吧。轩儿呢，你可见着？”江海天曾答应了上官泰的要求，是以不愿在他家中张扬此事。两人都是小声说话，免得惊动了上官泰的家人。

仲长统知道事有蹊跷，但听说杨钺已经离开，他对上官泰倒是信得过的，所以也就不必急于知道了。当下微笑说道：“轩儿与他的小友躲在那边假山石下，这两个孩子倒似乎很投合呢！”江海天诧异道：“他哪里来的小友？”随即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是上官泰的女儿？”仲长统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。”

原来林道轩半夜醒来，不见了江海天，甚为惊异，遂出来寻找。恰巧上官纨也因为不见了父亲，出来寻找。两人在后园碰上，彼此一说，上官纨道：“一定是他们有什么事情商量，要避开咱们。咱们反正也起来了，就在这园子里等他们回来吧。”

上官纨比林道轩大三岁，自以为已懂得大人的事情。林道轩年纪虽比她小，可是江湖经验却比她多，倒是想到了可能有什么意外。但他深信师父的本领可以对付任何事情，一想倘有意外，自己也帮不上忙。他对上官纨颇有好感，也就愿意陪她。他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，心目中根本就没有男女之嫌。

仲长统在林道轩出房的时候，已经察觉，也随着出来。他不担心江海天，却担心林道轩遇上意外，因此在暗中保护。因为事情真相未明，而林道轩又是与上官纨一起，所以他也不愿声张，怕惹得上官泰的家人大惊小怪。

江海天笑道：“好，那就让他们谈个尽兴吧。”他内功已到炉火纯青之境，视觉听觉都异于常人，两个小孩子在那边假山石下小声说话，仲长统听不见，他却是无须走近，一静下来，便隐隐听到他们的声音了。